

曾对颜：晚清最后的琼籍解元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

科考风波 解元归乡

曾对颜在福兴村所题石匾虽历时百年，仍清晰可辨：抬头为“光绪乙巳年福兴村全建”，落款是“同邑解元曾对颜书”。曾对颜是琼山桂林洋迈德村人，题赠石匾的起因是1905年本县福兴村民建村门，故称“同邑”。而他本人曾在光绪二十二年(1897)省城贡院桂榜夺得第一，成为海南最后一名解元，故称“同邑解元”。

自宋至清，上千年间，海南登“解元”榜者凤毛麟角。然而，尽管贵为“解元”，但曾对颜成名之前多灾多难。他出生于书香世家，伯叔祖均以科考入仕，父亲剑泉是岁贡。受诗礼传家思想影响，曾对颜从小手不释卷。家父惨遭牢狱之灾，曾对颜入监侍奉，虽是狱中就读，但年仅9岁就通晓四书五经。稍长，益加发奋笃学，尤喜古文诗词，造诣极深。

十年寒窗，三更灯火，熟读精研，曾对颜的文章已做得花团锦簇。为此，业师放言，弟子科考折桂，犹如探囊取物。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5)，39岁的曾对颜带着业师鼓励，父母嘱托，家族厚望，同学期盼，会试省城。果然不负众望，对颜科场考罢，春风得意，一举夺魁。发榜之日，琼岛轰动，曾家门庭若市，宗祠张灯结彩，村老扬眉吐气。

然而，这个“同邑解元”却因籍贯海南遭遇一场极其难堪的文化诽谤。当年，科场张榜之时，捷报“琼邑秀才夺魁”。得知来自蛮荒绝域的学子独占鳌头，岭南举子怅然若失，文化偏见致使群体失态，科考风雨骤然荡起，以至斥疑主考营私舞弊。

为了平息考场风波，主考官寻思无计，只好将曾对颜的应试考卷广为印发。同时，在府衙前门张贴那份书写工整、字体清秀的考卷，以供查考。拿到这份应试考卷，同科举子争相传阅，不得不为一气呵成的妙手文章而赞叹，主考也因此脱去干系。

虽然“岁冠乡举”，声誉日隆，但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却在曾对颜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后来，他在《赠及门邢经三茂才》诗中有此自述：“我生过四十，学殖日益荒。蹉跎复蹉跎，岁月去堂堂。前岁冠乡举，意气颇颀颀。禹门竞点额，未登选佛场。归来处乡里，青毡味久尝。”后来，虽然曾对颜也赴京会试，但旋即废除科举，他从此无心

仕宦，归乡闲居课童，以振兴本土教育为己任。

从雁峰书院掌教到雁峰高等小学校校长至1914年逝世，曾对颜为地方教育竭尽了全力。

雁峰执教 改弦更张

曾对颜在世的57年，正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风云激荡的特殊时期。由于旧学的浸润和熏陶，他曾热衷科举入仕并扬名科场。但是，随着历史变革，他能与时俱进，融入时代新潮，为创立新学不遗余力，成了那个时期振兴海南教育的代表人物。

方归里间，曾对颜就出任雁峰书院掌教。这所书院创办于乾隆三十六年(1761)，其前身是雁峰社学，因海南名贤丘■在此就读时留下《雁集琼序》，又因社学对面有三元峰，故改名“雁峰”，是当年海南13所书院中名气较大的一所。能在这样的书院执掌教之鞭，足可看到曾对颜的文化功力和人格魅力。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)，科举废除，新学初创，研经书院与雁峰书院合并，取名雁峰两等小学，不久又改为雁峰高等小学。就在这一历史时期，曾对颜欣然出任校长，延请理化洋文教员授课。没有人能想到，这个“小学校长”，一任就是10年。

面对西风东渐，学校勃然兴起，曾对颜改弦更张，扩建教室，增设宿舍，扩大规模，添置仪器，新购图书，议定章程，拟订学规，延聘名师，充实内容，亲自教学，并兼任琼山县勤学所所长。由于曾对颜治校有方，纪律严明，管理严格，执教认真，家长称赞，学生欢迎，影响深远，以至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华侨子弟慕名来学者纷至沓来。

特别令人感动的是，民国创立之初，琼崖道范源濂和镇合成聚尚未归顺，琼崖宣抚使赵士槐奉命袭击府城镇台。其时，府城炮声隆隆，街市兵荒马乱，争夺东门之战血肉横飞，路人避之唯恐不远。然而，曾对颜却在枪炮声中从容讲学，安之若素。

光绪乙巳年(1905)，正是办学热潮从城镇向乡村广为传播之年。也是这一年，曾对颜和王国栋不惮辛劳，两人合作重编和刊行了《海忠介公备忘集》。凑巧的是，笔者翻阅史料，无意中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华书局编海瑞文集，首先选用的就是《海忠介公备忘集》。曾对颜和王国栋的文化建树，为华夏文明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济世益民 光风霁月

也是这一年，福兴父老筹资，新建村门，增其旧制，并改祠堂为乡村学堂。看到同邑乡村到处呈现出文明蔚起的文化气象，曾对颜感到无限欣慰。为奖掖同邑乡亲仁心善举，他欣然写下“光分鳌极”四个大字，充分表现了这位海南早期优秀教育家的文化良知。

“光分鳌极”是一个罕见词语。查阅《辞海》“光”条，指“礼乐文物”。孔颖达疏：“明习国之礼仪。”所谓“分”，《实用大字典》解释为“律也”。《尔雅释器》曰：“律谓之分。”“鳌极”一词见于《淮南子·览里》，说“女娲炼五色石以

补苍天，断鳌足以立四极”。在曾对颜看来，“光分鳌极”就是通晓诗书，熟习礼乐，传播文明，特立独行，就是像女娲那样，“断鳌足以立四极”，顶天立地，建功立业。

对颜题匾，语重心长。他不仅寄希望于福兴父老，也是寄希望于自己，寄希望于琼崖同胞：为传播文明建功立业。所说“光绪乙巳年福兴村全建”，表面上是指当年福兴村既修村门，也建学校。也是这一年，琼台书院改为琼崖中学。面对蓬勃发展的海南教育，他和王国栋高兴之余，为鼓励同邑乡邻，题赠石匾。

作为一名教育家，曾对颜注重修身齐家，尤其注重礼乐礼仪。曾对颜有感于福兴村民耕读



海南清代文化人曾对颜题“光分鳌极”石匾

持家，古风淳朴，怜孤惜寡，特别是村中缙绅“善缘倡首”，怜贫惜老，修建“暖心庐舍”让老人烤火取暖。在今人看来，此举纯属儿戏。其实，如果了解当年气象，了解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十一月琼山“雨雪，乔木陨落，椰、榔枯死过半”；光绪十八年(1892)十一月“霜寒风凛冽，贫者冻死……”的接连灾难，就会为那些缺衣少被的老人能够在小屋里烤火度冬而感到温暖。其实，此举所彰显的是仁义道德，所凸现的是济世益民。读书求明理，就是明白关乎民生疾苦的大道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曾对颜的人品可谓光风霁月，他的所作所为可谓“鳌立四极”。

曾对颜诗学造诣很深，著有《还读我书室诗录》二卷、文集四册，现存《还读我书室诗录》所收67题184首，其中“我亦忧时者，闲居感慨多”“方今天下正多事，我辈岂可纵情文宴事遨游”之类，大多是直抒胸臆的忧时伤世之作。

曾同春是对颜第四子。法国里昂大学经济学博士，曾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上海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等著名院校教授。

曾浩春是对颜第五子。就读于里昂大学，获法学博士学位。曾任清华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教授。

“同邑解元”曾对颜对海南教育贡献巨大，对故乡桂林洋迈德村影响深远。作为“教育世家”，曾氏一家九代，代代育英才。对颜之后，迈德村出了一名院士，七名博士，可谓彦士俊才，代出不穷。■

位于海口桂林洋迈德村的曾对颜的故居

上期本刊“海之南版”中，提到在海口秀英社村(原名“福兴村”)的“暖心庐舍”中，有海南清代文化人王国栋和曾对颜所题的两方石匾——“礼让休风”与“光分鳌极”石匾。那是该村父老乡亲引以为豪的镇村之宝。由于王国栋享年高寿和编印《海南丛书》的缘故，后人对他比较熟知，而对曾对颜却知之甚少。这一人文遗存，让今人对本土乡贤、晚清最后一位琼籍解元曾对颜有了新的认知。

